

天热得连狗都没有力气走动,卧在阴凉地里,蔫蔫地吐着舌头。太阳毫无遮拦地重重砸在对面的高楼上,那里便闪烁着耀眼的光,夏天终于来到了北疆。

今天是最后一节课,彼此似乎并无太多的伤感。对于老师,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每个学期,都教授不同的班级,所以也便习惯了在最后一次课上,淡淡地说一句“再见”,便结束了所有师生的缘分。

课上有一男生,读了他的作业,题目叫做《老潘》,写他高中时的班主任。他写老潘在看台上监督学生烈日下辛苦地军训,因为无聊和疲惫,最后坐着一动不动睡了过去;他写老潘看似和善,会微微笑着让课间打牌的同学,自己乖乖站起来自首,而后一声大喝,将他们吓破大骂半个小时;他写老潘的腿脚有些毛病,却每次春游都跟着他们不停地走,回家后倒头休息两天;他写夏天的时候,老潘每隔一阵,就给全班每个同学都买一支雪糕解暑;他写“后门的老潘”总是阴森森地站在教室后面,“监视”着每一个学生,但当高考过去,老潘在学生心里,却又如此可爱地成为人生永恒。

我几乎有些羡慕这位被学生戏称为“潘大爷”的老潘,这样亲密的师生关系,在大学很难寻见。同样担任班主任的我,直到现在,还叫不全每个学生的名字。除了学校要求的班会,我跟学生很难见面,更多的时候,彼此在微信里有事说事,以至于我不敢将和每个同学在食堂共进一次晚餐的浪漫想法,讲给学生们听,因为我怕无法兑现这一深情的诺言。

课上给学生读《细雨中的呼喊》,余华在自序中说道:“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,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,从而获得了全新的过去。”这一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,回忆起这短暂的四个月,我所想起的,竟然全是除去了那些旷课、迟到、走神的美好。我记得一个男孩儿,跟我深夜探讨爱的困惑;记得扮演《暗恋桃花源》的三个同学,如何惟妙惟肖地将鸡飞狗跳的婚姻生活呈现出来;记得叫海龙的男生,因为一首古诗而走神;记得一个女孩儿,读到过去自己曾经脱发时的痛苦,在讲台上失声痛哭;记得被我没收了手机的男孩儿,课下追上我,跟我讨论关于公共课的看法;记得一个男孩儿在作业里,说未来想有一个和我一样浪漫的女儿……我因这样的回忆,内心充满了温柔。

下课后正是饭点,约好了三个研究生,跟她们在食堂边吃边讨论开题报告。食堂里的喧哗声几乎将人淹没,所以我们讨论问题时,便需高扯着嗓门。

女生小悦一毕业就会乖乖回房价高到全国有名的合肥老家,打算在那里生活工作,另外两个女生阿楠与阿婷,家都在呼和浩特,于是她们俩便跟小悦开玩笑,建议她留在这里,因为本地政府刚刚发布了大学毕业生半价买房的新政。小悦便说,那我爸妈肯定马上追过来,将我五花大绑押回合肥去。大家都哈哈大笑,我却听出外地人对边疆城市的态度,犹如我那些山东同学,听到我博士毕业后选择定居塞外,一直不解,好像我住在荒无人烟的戈壁,又悲催地要天天骑马上班。

年轻人不知愁滋味,在我给阿楠分析开题报告的时候,阿婷和小悦聊得热火朝天,以至于我的思路总是被她们打断,忍不住叹气,让她们能否小声点交谈?两个女孩儿一吐舌头,立刻将声音降低了八度,但笑声并未停止,照例溪水一样,一股一股流淌出来。

结束后,三个女生陪我去学校北门打车。刚刚下过一场急雨,天空上蓄满了乌云,乌云四周折射出奇异炫目的红,仿佛厚厚云层的背后,隐匿着一轮巨大的太阳,它耀眼的光芒,正化作万千锋利的剑戟,刺向乌云。

风吹过我们还没有皱纹的面庞,三个女孩儿嘻嘻哈哈地跟我说着闲话。高高的旗杆上传来空灵的声响,空气湿润的,可以嗅到花朵的清香。

这样美好的黄昏,犹如一首微醺的小诗,让我永远浸润其中。

歌声洒满大地

我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怕孔老师,好像她会长生不老

教师手记

安宁
(外一篇)



女人们甚至正了正衣襟,理了理头发,又恨自己衣着随便,满是尘灰。男人们要是有燕尾服,这会儿肯定钻进去,摇身一变让自己体面起来。

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一遍,重现干净辽阔的底色。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,就连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,侧耳倾听。阳光洒满了大地,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裹,犹如一枚成熟的大豆,安静地隐匿在壳里,享受收割前最后的温暖。

演唱终了,人们恍若梦中惊醒,跟孔老师道声“再见”,神情恍惚地走出校园。旗帜在昏黄的半空中,发出啪嗒啪嗒寂寞的声响。墙头的茅草迎着清冷的夕阳,发出圣洁的光。

这时的我们,全然忘了教鞭敲在脑门上的痛和讲台上罚站的羞耻;尺子打在手心里钻心的疼,也化为一丝甜蜜的哀愁。听到歌声的父母,这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,通体舒畅,看庄稼觉得处处生机,满目生辉,看孩子觉得个个出息,大有可为。

我们唱完了歌,被孔老师轰进教室上最后一节自习课,心里都美滋滋的,知道回到家不会挨揍,父母都和颜悦色,城里人洋气的拥抱、亲吻虽不会有,但一顿热气腾腾的好饭是少不了的。父亲高兴了,还会用尖椒蘸上酱料咔嚓咔嚓吃上半个,再喝一盅县城特曲,啃下半个煎饼,这才滋啦着嘴跟母亲聊起下午的精彩演出,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,临近几个村子的小学,哪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亮,一听那豪气冲天的声音,将来咱们村准得又出几个状元。

我坐在教室里,一边默写生字,一边想起晚饭时的愉快光景,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笑。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的孔老师,她的鬓角不知何时又添了几根银发,也不知道那是长年累月的粉笔末落下来染白的,还是被村里一茬又一茬的“兔崽子们”气白的。

孔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,她会仙人一样供奉在我们村子里,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前程风水,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可是这样一个长生不老的人,竟然也白了鬓角。我抬眼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学生的孔老师,心里忽然涌起一丝惆怅,仿佛站在秋天的田垄上,看到收割后空空荡荡的大地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三九期

雨天,打开相册

(外一首)

胡庆军



泛黄的记忆,从照片中滑落
若干年前的一个四等小站
分别的泪水浸润着光阴的背景

青春,不急不慢
在窗外的雨声里,再次被过滤
一些词汇如同谜语
被洗得只剩下谜底

母亲囤积的杂物
如同多年来重复着的期盼
在已经走远的日子
杂乱无章地铺陈各种关爱

叙述

在日子之外,一些思绪
把另一些思绪唤醒,我们
收藏乡村的故事
也收藏城市的阳光
那些偶遇的人和事
从岁月的枝丫间滑落

多年前,打烊的情感
在那首老歌里布满灰尘
生活的味道,再次
被一只鸟衔进我的诗歌

地活着,教完了我的父亲,又教我,然后是我的子子孙孙。于是,一脸威严的孔老师,走在村里的大街上,再威风凛凛的人,都会谦卑地停下脚步,向她鞠躬问好,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,一定要严加管教自家小子。父亲有没有挨过孔老师的打我不知道,但他却坚信如果孔老师对我们姐弟三个手下,一定是他哪儿做错了,招惹孔老师不待见,连地带里割麦子、掰玉米的时候,也不让他过去帮忙。

孔老师教了四十年书,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,再从五年级陪到一年级,语文数学自然课本倒背如流,吹拉弹唱也样样在行。校园里倒挂在梧桐树下的校钟,一见她走来,恨不能自动敲出上课下课的铃声。那些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,很少再回故乡的“金凤凰”,只要一提起孔老师,便觉得她会瞬间穿越到面前,于是,心里自带了七分敬重、三分惧怕,声音都小了下去,好像时光倒流,又重新回到倒背着小手,听孔老师讲课的小学时光。

每个周五,孔老师都会站在花坛边上教我们唱歌,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社会主义好》《南泥湾》《我的祖国》……但凡流行的,就没有她不会唱的。她的指挥颇具将军风度,有不容置疑的威武气势。

正是秋天,激越的歌声穿过小小的花园,让一朵攀援在玉米上的牵牛花,发出轻微的颤抖。随即,歌声越过我们的教室,飞过白色石灰涂抹的低矮围墙,绕过大道两旁粗壮挺拔的白杨,硕果累累的苹果园,抵达正忙着掰玉米、刨地瓜和花生的村民耳中。人们是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,走出田埂,拥进校园,穿过操场,围拢到学生周围,挂着锄头笑嘻嘻地盯着孔老师。有男生故意唱跑了调,公鸭嗓“咏”一声撕破了空气,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。孔老师朝出洋相的学生瞪视一眼,破锣嗓子立刻鸣蝉一样噤了声。周围看热闹的家长们也缩了一下身子,为自己刚才的失礼感到羞愧。

女人们甚至正了正衣襟,理了理头发,又恨自己衣着随便,满是尘灰。男人们要是有燕尾服,这会儿肯定钻进去,摇身一变让自己体面起来。

歌声因此仿佛被河水清洗了一遍,重现干净辽阔的底色。整个村庄浸润在歌声里,就连鸡鸭牛羊也在秋风中驻足,侧耳倾听。阳光洒满了大地,小小的村庄被清澈的童声包裹,犹如一枚成熟的大豆,安静地隐匿在壳里,享受收割前最后的温暖。

演唱终了,人们恍若梦中惊醒,跟孔老师道声“再见”,神情恍惚地走出校园。旗帜在昏黄的半空中,发出啪嗒啪嗒寂寞的声响。墙头的茅草迎着清冷的夕阳,发出圣洁的光。

这时的我们,全然忘了教鞭敲在脑门上的痛和讲台上罚站的羞耻;尺子打在手心里钻心的疼,也化为一丝甜蜜的哀愁。听到歌声的父母,这一天好像接受了洗礼,通体舒畅,看庄稼觉得处处生机,满目生辉,看孩子觉得个个出息,大有可为。

我们唱完了歌,被孔老师轰进教室上最后一节自习课,心里都美滋滋的,知道回到家不会挨揍,父母都和颜悦色,城里人洋气的拥抱、亲吻虽不会有,但一顿热气腾腾的好饭是少不了的。父亲高兴了,还会用尖椒蘸上酱料咔嚓咔嚓吃上半个,再喝一盅县城特曲,啃下半个煎饼,这才滋啦着嘴跟母亲聊起下午的精彩演出,说孔老师就是有本事,临近几个村子的小学,哪个也没有我们村的歌声嘹亮,一听那豪气冲天的声音,将来咱们村准得又出几个状元。

我坐在教室里,一边默写生字,一边想起晚饭时的愉快光景,忍不住唇角浮起一丝微笑。抬头再看让我总是惧怕的孔老师,她的鬓角不知何时又添了几根银发,也不知道那是长年累月的粉笔末落下来染白的,还是被村里一茬又一茬的“兔崽子们”气白的。

孔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,她会仙人一样供奉在我们村子里,掌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前程风水,所有人都这样认为。可是这样一个长生不老的人,竟然也白了鬓角。我抬眼看着讲台上威严扫视着学生的孔老师,心里忽然涌起一丝惆怅,仿佛站在秋天的田垄上,看到收割后空空荡荡的大地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《中国副刊》为创办5周年而举办的“我与副刊”征文,篇篇精彩。我作为一位从业20余年的副刊编辑,在编辑岗位上的所感所悟,曾在拙文《站在孙犁先生塑像前》中表达过了,而同时,我在一些编辑同仁眼里,也算是所谓的“一线”作者,我和编发我的作品的副刊编辑,多年来互为师友,也有很多难忘的故事。现略述一二,向我敬重的编辑老师们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。

说起编辑和作者,先讲一个王蒙先生跟我讲过的投稿往事吧。

王蒙曾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当“摘帽”后他开始写稿:“要说也真怪,没有任何文件规定,摘帽‘右派’的东西不准发表,嗨——每家刊物都不给你发了。有的编辑还挺客气,说你的作品很好,但限于篇幅……不是嫌长吗?我写短的,可还是不用。这时,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……”

再也不能发表作品了,这对于一个热爱人民、热爱生活、创作力旺盛的青年作家来说,痛苦莫过于此了。王蒙在苦闷中思索着,他没有绝望,他要写!1964年,王蒙把一篇文艺评论稿,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,没有任何音讯。稿子寄丢了?没有,在编辑部。编辑们是多么懂得王蒙的心啊!他们拿着凝聚着受了重伤的青年作家心血和希望的稿子,在争取着……可是,之后随着运动的到来,这家刊物也被迫停刊了。岁月流逝,人事变迁,在伊犁农村,靠发给的生活费,度着“断线风筝”似的生活的王蒙,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!十五年过去了。一天,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,寄到了王蒙手里,打开一看,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!说起这件事时,王蒙眼里闪着睿智而兴奋的光芒,他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:“只要有人类,美,是永远不会绝灭的!从表面上看,真善美是软弱的,和暴力相比,美是不设防的,是没有还手之力的。但是,美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,人类对美的追求,永远不会绝灭。”那位保存了王蒙手稿十五年的编辑,何其神圣!

我最早接触到的副刊编辑,不是我去投稿求见,而是人家颇费周折地找到我。那时,我从北京二中高中毕业后,到京郊农村插队,写了一篇小说《在密林成材的地方》,发表在东城区文化馆的刊物《红芽》上。可能是署名前有“下乡知识青年”的身份吧,引起了一位副刊编辑的关注,这就是时任《北京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的赵尊党。他从东城区追到顺义县,而后是公社、大队,拿到大队党支部“政审合格”的证明,准备在《北京日报》副刊转发这篇小说,这对于我——一个热爱写作的知青来说,该是多么巨大的鼓励啊!

还是《红芽》另一期上我的一首儿童诗,使我结识了《中国少年报》编辑罗英大姐。她在报纸副刊版的头条位置,转发了我的这首诗,还寄来了9元钱稿费,那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笔稿费。我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北京日报社当记者,罗大姐仍然关心着我。一天,她打来电话:“你不是一直想采访乔羽吗?我给你联系好了,乔老爷同意了。”“太好啦,您陪我一起去吗?”“当然。”那次采访至今难忘:罗大姐与乔羽夫人交情深厚,完全为了帮

我,她走了“夫人路线”。乔羽先生也敞开心扉,使我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。我在《一条大河波浪宽》文

木架靠着墙堆起来,十多只平时见过的、没见过的小猫,各自有地方蜷缩着,一个纸箱里放着所剩无几的猫粮,有一些吃剩的火腿肠外皮、碎渣和饼干碎块等,像是有人给它们单独加的餐。这里风不大,又有这些东西供它们藏身,大

我回头去看——是那个人,他扫了我一眼似乎并不诧异也不在意,熟练地拉过装猫粮的箱子,将手里的袋子拆开,把里面的猫粮一股脑地倒进去,不知怎的,这哗啦啦的声音让我心安起来。两袋猫粮倒完,他弯下腰从盖着纸壳、褥子的木架里,掏出一个小凳子,坐在箱子旁边点了一根烟,刚刚都是躺着的小猫一下子欢腾起来,扒着箱子探进去直接在箱子里吃,挤不进去的猫就围在那个大叔腿边打转,我一下从一个小心翼翼的“拜访者”,成了不知所措的“外人”。那只带我来的橘猫也“叛变”到他那,我手里剩的半根火腿肠显得有些滑稽。还不等我说话,他斜睨我一眼,语气淡淡地道:“火腿肠里盐和添加剂太多,猫不能长期吃。”有他先开口说话,我也不觉得尴尬了,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他:“这些猫粮是在哪儿买的?你是特意买来喂猫的吗?”我还有些怕他,问的时候盯着他的表情,手还虚心地摸着猫脑袋。

“反正也快过期了,给它们吃算了。”他说得满不在乎,却让我听出些做好事不留名的意味。我还好奇这冷脸大叔看着节俭,怎么舍得花钱去买猫粮喂流浪猫,原来是快过期了,我也看到过猫粮店把快过期的猫粮打折,买来喂流浪猫很快就能吃完又便宜,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笑得眉眼弯弯,看着他道:“那下次再有打折的猫粮,大叔能不能给我也带两袋,我没事的时候也来喂猫。”我说完这话,他倒是正眼看我了,不过神色有些怪异,我以為他是担心我不给钱,连忙又

说:“我会给你钱的,我已经工作了,有工资的。”我越说声音越小,底气不算十足。他好像还是有些犹豫,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最后还是说了声“好”。我又开心起来,问了好多这些猫的事,知道纸箱和木架子最开始也是他拿来的,只是没有这么多,后来陆陆续续的,也有别人往这拿东西,纸壳、旧裤子、坏掉的毛绒玩具,一些家里没用的却能给猫温暖的东西,让它们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,也有一个亮着灯的角落。

那天之后,我和大叔的关系渐渐好了起来,我们约定每两周他都会给我带两袋猫粮,有时是临期的,有时是新鲜的,后来甚至还附带一些快过期的猫零食。我在网上查过价格,大叔买的这家店算得上童叟无欺。我渐渐也相信了陈奶奶说的,大叔是个面冷心热的人,有时在楼道里碰到,也会打一声招呼,不再像初次见面那样剑拔弩张。

直到有一天,陈奶奶带人来修水龙头,我那天正好包了饺子,就留她一起吃饭,我这边下锅煮着,又挑了二十个好的,给楼下的大叔送去。我回来的路上,你们还闹过矛盾呢。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。陈奶奶又说:“其实他也总去喂流浪猫,总是拿他们家店里快过期的猫粮,就在那边不远的巷子里。”我有些反应不过来,愣愣地问:“什么店里?”陈奶奶问我:“你不知道吗?他们夫妻俩开的店,卖猫粮的。”我“噗嗤”笑了声。

(作者系天津大学本科2022级学生)

心中的感激

李培禹



相识,是我们共同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一届年会和采风活动。那次相聚也是别离,她告诉我不久就要到站下车了。我心黯然,她却没有半点面临退休的失落,还鼓励我说,你写你的,我的同事都很有水平,好稿子是漏不掉的。我按她说的,更加勤奋地写作。让我特别惊喜的是,常莉老师没有忘记我。一天,我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,告诉我她被朋友拉去帮忙,现在《中国民族报》做副刊编辑工作,希望我多支持她的工作。还用说吗,我连续给她发过去《舞家新寨》《瓦几瓦》《运动会诗篇》等散文,常莉老师都在报纸副刊的头条位置发出来了。

说到《人民日报》,就不能不说“大地”副刊主编董宏君老师。宏君一向低调、谦逊,从不显山露水,然而她的敬业、才华,尤其是作为副刊编辑对文字的精准把控,恰当亮的标题制作,在我眼里都是“大神”级别的!宏君老师担任文艺部副主任后,不再直接处理作者稿件,我们的联系自然也少了,但此时我仿佛听见她的声音,她一定会说:“打住打住,千万别提我啊!”我犹豫再三,觉得有些稿件上的交往,对副刊界编辑同仁特别是年轻编辑是有益处的,不妨简述一二。在父母去世多年后,积压愈深的思念之情,使我写了一篇散文《“清明”情思》。写作时,几次泪下,但完全没有想到要发表,是准备清明节扫墓时,我读给父母听的。临近“清明”,我还是把稿件发给了宏君,请她指教。宏君给我回了微信,只有几个字:“我流泪了。”2014年4月5日清明节,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副刊,在头条位置发了我的《“清明”情思》。当年,“大地”副刊、文艺部、《人民日报》三级微信公众号,都推送了微信版的《“清明”情思》。宏君还给我转来一位《人民日报》记者“曲解直说”公众号转发的拙文,难得的是这位记者搜集了许多读者留言、跟帖,附在这篇散文后面,使我深受感动。

再说另一篇拙文。“立春的前几天,北京才飘落今冬的第一场雪。尽管它来迟了,也不是小时候见到的那样晶莹,但纷纷扬扬的雪花,还是给人们带来了欣喜。雪落无声。不知怎的,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了40年前我下乡插队的谢辛庄,想起村旁那条连名字

我还想说,脑海里浮现出了长长的一串名字:彭程、刘玉琴、宋曙光、朱蕊、伍斌、赵阳、刘建民、周倩、赵培光、曾红丽、陈桥生、黄燕、柳易江、刘红